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 第二回 假孝子割股要名 醜新人回頭失媚

卻說伍瓊芳看見那個人滿頭是血，靠在牆上，在那裏罵人，看的人擁擠不開，忙打發人去問是什麼事？祇見那個人看見伍瓊芳的轎子到了，便把人往兩邊一分，走上來攔著轎子，跪下喊道：「大老爺伸冤！小的姓鄒，山東鄰村人，探親不認，反被毒打。」說著，又連忙磕頭道：「請大老爺伸冤！」伍瓊芳道：「你去找地方官，這不干我事的。」姓鄒的道：「你是本省的官，怎麼管不得本省的事？我到縣裏要花錢，老爺要是一定不管，就請拿張片子把我送到縣裏去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我是丁憂的官，不管閑事的。」姓鄒的道：「不對，丁憂的官就該回家去穿孝守制，怎麼還在這裏坐著大轎，撐著紅傘呢？老爺不要哄人，俺山東人是見過世面的。」伍瓊芳道：「撫臺委了差使，自然就要擺出一個官派來。你不見我沒有戴頂子，而且穿的衣裳都是素的？」姓鄒的道：「老爺既然是個官，就說不得了。大老爺，好大老爺，求求你大老爺，總要替小人伸冤！」伍瓊芳被他弄急了，祇得喊了地保過來，叫拉開他，纔把轎子回到公館裏去。

太太接著，換過馬褂，太太便問道：「什麼人在門口胡攪，耽擱了怎麼許久？」伍瓊芳道：「真是奇談。」就把姓鄒的說的話，一五一十對太太說了一遍。這位太太姓柏，到是個知書達理的，呆了一呆便道：「這事本來不好，倒給人家拿住話柄了。」伍瓊芳聽了心裏很不自在，勉強道：「這又不是我興出來的規矩，李才雄的土藥局是久已開端的了。」太太道：「不知道別省也有過麼？」伍瓊芳道：「多著哩！你是在家不曉得。」太太道：「照這樣說，那回鄉守制的话，不是白說了麼？」伍瓊芳道：「皇上家原有這樣規矩，叫做奪情。從前曾文正，後來李中堂，都是奪過情的。」太太道：「我曉得。我聽見曾文正同後來的李中堂，都是皇上家一時不可少的人，要是等他穿孝滿了三年，那各樣的事情就等不及了，所以纔有這個制典。像李老爺同老爺，不過是個候補的人，李老爺是第一次辦土藥局，老爺還沒有當過差事，怎麼丁了憂就顯出是好來呢？又難道省城裏這許多人，就沒有好的，必定要待丁了憂纔曉得這有才具無才具呢？況且，既然是夠不到說皇上家不可少的人，就說是本省裏不可少的人，祇怕也輪不到。」

伍瓊芳聽了，不覺顏色改變，呆著臉道：「那我就不曉得了，他要委我有什麼法子呢？」太太道：「你要在家裏守制，他如何能委到你？你打四月裏起，天天請客，又張羅著送東西，撒開手的應酬，這個光景就像你去求他，並不是他要委你。要論才具資格，省裏人多著哩，難道沒有一個及得上你的麼？」伍瓊芳聽見把他紙老虎戳破，心上大不高興，嘴裏還說：「我委了差使，有錢賺，大家該應喜歡，怎麼你就如此嘮叨起來？現在世界是如此，就是你一個孝子也沒有用。」太太道：「什麼叫有用無用，也不過行乎心之所安而已。」

伍瓊芳也覺得有點理屈辭窮，分辨不來，就起身出來，到書房裏來坐下生氣。不想太太卻又跟了出來，說道：「我想起一樁事來。從前來的時候，我就本打算伺候了婆婆一齊來的。是你說這裏苦，沒有進項，不能接他老人家來受苦。現在這個差使，你前天說有三千多銀子一年，老太太在家無人伏侍，況且眼睛也有點毛病，倘或再出了點岔子就更不好了，不如去接了來，一處過，你說好不好？」伍瓊芳呆著臉道：「好是好，但是沒有錢怎麼樣？」太太道：「祇要拿銀子換，難道不是錢麼？況且，聽見你說後天要請首府，那桌菜是三十幾兩銀子，連開發下腳，總得四十兩銀子的光景。把這注錢騰出來，去接老太太盡夠的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女人家真不懂事！這請客是場面上的事，不是省了兩個錢的事。要想省錢，就不如關著大門做皇帝了。」太太道：「請客自然是場面上的事，晚幾天亦不害事；接老太太來住，也是場面上的事，並且還是根本上的事。你要一定不肯，推說錢弄不出來，我還有幾件時新衣裳，現在穿服用不著，就拿出當幾十兩銀子。我就同著兩個家人回去走一趟，把老太太接了來，省得他在家裏氣悶，也省得人看著不像句話。你道如何？」

伍瓊芳滿肚皮不願意，卻拗不過他，祇得答應了。當時就派了兩個家人，一個是趙仁，一個是錢義，跟太太接老太太去。一連三天，伍瓊芳也不拿出錢來，太太也就不問他要了。就開了自己的箱子，拿出十二件時新衣服，送到當店裏當了三十六兩銀子，就于第二日起身到湖北去了。伍瓊芳祇當不知。過了多時，老太太到了，伍瓊芳把面子上的事敷衍過去，仍舊是到外邊去應酬。

那曉得這位老太太有了年紀的人，經不起勞碌，漸漸的病起痰喘來。伍瓊芳毫不介意，後來還是太太催著請醫生，不曉得在那裏找了一個醫生來，開了方子，吃了藥下去，並不見好。那一天嘔了點氣，更是頑痰涌塞，越發的不像樣了。伍瓊芳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拿了幾個錢，叫跟班的去買了一塊豬肉、一隻雞、一尾魚，買齊了，都擺在自己書房裏。卻暗暗的把豬肉用小刀子割了一條下來，包好了另外放著。等到晚上，叫人把院子打掃乾淨，點上香燭，供上三牲。他卻翻身進去對太太說：「老太太的病不好了，怕有不測。藥是草根、樹皮，沒有用的。我現在要去割股，我聽說是最有靈驗的。我同你要一塊帕子，預備下好扎割傷的地方。」

太太聽說他要割股，心中到覺得十分淒慘，忙去找了一塊帕子，又把香灰包了一包，統交給伍瓊芳。伍瓊芳拿了出來，一齊擺在供桌上。等到二更時分，便把跟班打發出去，自己卻在院子裏，把門掩上，並不上門，為的是留著一道縫，可以等他們看了，可以宣揚出去的意思。伍瓊芳把先前藏下的一條豬肉放在袖子裏，自己拿了一把裁紙小刀，走到供桌前，臉朝裏跪著。嘴裏咕嚕了一回，就擡起袖子來，把那把裁紙小刀在桌子上抹一抹，故意的望袖子裏一插，又裝著嘴裏「哎呀」一聲，就順手把這條豬肉拉了出來。手裏就去抓香灰往袖子裏塞，又裝出疼極了的樣子，就倒在墊子上。

耽擱了一回，然後坐起來，又一回纔站起來。拿著這條豬肉在香上繞了幾繞，嘴裏又咕嚕一回，方纔回過頭來往上房裏走。見了他的太太便問：「藥罐子在那裏？」就把這條豬肉放在裏頭去。卻又故意的哼道：「我實在受不了了，老太太這裏我是不能服侍了。」太太道：「老爺請去安歇罷，這裏各樣的事有我照應呢。」伍瓊芳便故意一溜歪斜著往前面書房裏去。攤開了鋪，放倒了頭便睡，卻忘記了花廳園子裏還擺著東西。他的跟班聽說老爺睡了，便推開二門進來，祇見地下還有些香灰，香灰裏有一把裁紙刀，卻並沒有一點血漬。就有人說：「這割股的事第一要心誠，心誠就不覺得痛，且沒有血，看來老爺算是心誠的了。」

不提跟班們紛紛議論。且說太太送老爺出去，便走到罐子跟前，揭了蓋子看了一眼，祇見盤著極長的一條肉，心裏好不難受，想道：老爺今天真正吃了疼苦了，經的起這樣長的一塊？又定睛一看，怎麼有點像豬肉的樣子？就用筷子去夾出來一看，可不是一條豬肉！連忙叫跟班的進來問道：「老爺睡了沒有？」回道：「睡了。」太太道：「老爺割股，你們看見沒有？」回道：「看見的。」

太太終究不放心，就親自來問老爺，說是：「你方纔割股，肉沒有拿錯麼？」伍瓊芳哼著答道：「祇有這一條肉，從那裏拿錯？」太太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就快點去煎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要多加水濃煎，把肉都化了纔有用呢。」太太答應了，便去了。回到上房裏，把豬肉依舊放下去，又把爐子上加了炭，不多時都融化了，成了油水。太太斟在碗裏，請老太太吃了下去。這位老太太痰涌了多日，再下去這一碗濃厚的豬肉湯，真正是催命符到了，不到半夜，竟是氣涌而死。太太放聲大哭。

伍瓊芳亦被人喊醒，趕進來跟著號了幾聲。又自言自語道：「辦事要緊。」一面叫人出去備辦棺木，一面又寫了一個夾單，給伊大人，說是續丁的話。並且說這個差使本是丁優後委的，現在就是續丁，諒亦無改委之理。但是謀夫孔多，還要求在撫臺面前保舉點的話。伊大人回信也答應了。伍瓊芳催著把諸事辦妥，即日入殮，揀了三七出殯。太太不肯，為這事，夫妻反目了幾次，好容易等斷了七出殯，停在大土庵裏。伍瓊芳又到各處去謝客，不論見了什麼人，總說：「古人說話是靠不住的，割股可以治得父母的病，那知道全是假的，毫無靈驗。」又兼他的家人亦在外邊說，人家都曉得伍老爺是割股事親的，都說他是個孝子。有兩個知己的朋友就要看他的疤，他卻是一定不肯，人家也就罷了。倒是他的太太滿心奇怪，也不曉得他弄的什麼鬼？卻再不疑心他是弄了一條豬肉來混充的，心上頗有些看不起他。伍瓊芳卻一點不在意，就是在重服裏，依舊是朝宴暮會，吃酒躑和，全沒有一點穿孝的樣子。

那知道天算不由人算，又道是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。伍瓊芳官運雖好，家運卻壞。他這位賢德太太，不知怎樣得了一個蟲脹病，卻是血蟲。起先吃藥也還有點靈驗，後來便一天加重一天，不到半年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伍瓊芳自娶了這位太太，不滿十年，倒生了三個兒子：一個七歲，一個五歲，一個三歲；還有一個女兒八歲。太太病到厲害時候，就把伍瓊芳請到床前頭，交待了一回後事。又遭：「我死過之後，這幾個小孩子務必要好好的看待。但是，現在正在兩重服裏，又不能續弦，你怎麼好？」伍瓊芳也覺慘然，隨便應酬了幾句。

太太又道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我還有一句話求你，倒也並不是一定為我自己。我的棺材自然是同老太太的停在一處了，我們婆媳活的時候，本來好得很，死了又在一處，還有什麼話說。但是這裏離家鄉不遠，一水可通，務必要早把靈柩送回去，入土為安。就算是你的公事忙，你盡管專派個家人去，亦是可以的。不然，要等你服滿補缺署事，那就沒有工夫，況且叫人看著要說閑話的。你依著我，我就死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了。」伍瓊芳聽著嘮叨不完，心裏還想張人駒家請吃中飯，又要碰和，已經是時候了，急于要走。但是他的話說不完，看他病的重，又不便站起來就走，祇急得他抓耳撓腮，太太說一句，他答應一句。

其實太太力疾說了半天，他卻是一句沒有聽見，一心都在張人駒家的魚翅、燕菜飯後中發白上。猛然看見太太住了嘴在那裏喘氣，他便站起來道：「不要忙，我已經去請醫生去了。吃上幾劑重點的藥，自然就好了。」正打算往外頭走，祇見他的太太上氣不接下氣的道：「你不要走，我要坐起來坐坐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還是睡著罷，坐起倒怕招了風。」太太又把他的三男一女叫到床前頭，一個個看了一遍，止不住淚下如雨，嘆口氣道：「看你們的命罷，我是顧不得你們了。」這一句話已分做三、四段纔說完的。剛剛說完，就望後一靠，兩眼往上一翻，早已氣絕身亡了。伍瓊芳忙著喊了一回，卻喊不回來，祇得同著一家大小哭了一回。少不得買棺盛殮，照例的事不必細說。

剛剛過了三天，就有人來做媒，說是黎大人的女兒要許給他。相貌怎樣好，陪嫁怎樣好，黎大人勢力又大，說了個天花亂墜。伍瓊芳高興得很，忙接口道：「承黎大人不棄，是頂好的了。但我尚在眼中，要等服滿再娶，黎大人的小姐已大，恐怕不能久等，如何好呢？」媒人道：「黎大人已放了四川的鹽茶道，急于動身，所以要把這位小姐早點嫁了，省得帶來帶去的費事。要是耽擱下來，那祇可作為罷論了。」

伍瓊芳惟恐怕這個事不成，一定要求媒人想法子。媒人急了，祇得給他點當上上，說道：「我聽見江浙那邊有一個拖親的俗例，是揀一個好日子，把新人抬了回來，拜堂成親，一切都是吉禮。等到過了三朝，就脫了吉服，重新成服，換了素衣。這是從權辦理的法子，不知好不好？」伍瓊芳道：「好倒也好，不曉得黎大人那邊肯不肯？」媒人道：「我去說起來看，要肯了就很好，不肯亦就不必提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諸事拜托。要是肯了，你就給我一個信，我好料理出殯。要是不肯，也望你從長計議。但是不可回絕了他。」媒人笑著點了點頭去了。臨會的時候，伍瓊芳還是千叮萬囑了一回。

伍瓊芳送了媒人回來，就想著要出殯，越想越要緊，連夜就去喊了土工來對他說了。他的門口佣人又去同了刻字店裏的人來，說要刻訃文的話。伍瓊芳道：「不必了，各處寅好概不驚動。」到了次日，便預備了一班鼓手，十六個土工，把太太的棺材抬出去，依舊是寄放大士庵，就在老太太靈柩的下首。伍瓊芳送了殯回來，立刻喚了陰陽生來淨宅，又叫了泥水匠趕緊收拾牆壁，裱糊匠裱糊房子，又連忙喊裁縫趕辦幾件衣服。等了兩天，不見媒人的回報，連忙去問，正碰著媒人在家裏生病。伍瓊芳一定要到上房裏去看他，媒人也曉得他的意思，便打發人出來說：「黎大人那邊還沒有說，大約明後天是一定要去的了，請伍大老爺少等兩天。」伍瓊芳覺得沒趣，也就回來了。

又歇了三天，媒人來拜，伍瓊芳就趕緊叫「請」，連忙披了一件馬褂，迎將出來。剛剛走到二門口，那門檻下有一個鐵搭，扎在伍瓊芳的鞋子上。趕著伍瓊芳走的急了，收束不住，一隻腳住了，一隻腳又跨出去，祇聽見「咕咚」的一聲，伍瓊芳竟從門裏跌到門外來。家人趕緊來扶，伍瓊芳坐在地下揉了一回，露出腿來一看，膝蓋上跌去了一大塊皮，兩隻手臂上都跌青了，鞋口也拉破了，腳面上也有一大條血縫。

伍瓊芳沒趣得很，祇得叫跟班的扶著，一步一步的踱了出來。媒人一見便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又拿眼睛不住的把他看。伍瓊芳曉得是黎大人答應了，心下倒也十分喜歡，又被這媒人看的他不好意思起來，祇得說了一句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略停了一停便道：「前天我去看你老哥，你老哥病了。你老哥今天來光顧我，我也病了，你說奇不奇？」媒人道：「什麼貴恙，為何走路都要人扶？」伍瓊芳道：「兄弟素來有個宿恙，心裏一不好受，就要發暈。這幾天心緒不寧，弄得六神無主，昨天晚上又吐了一夜。今天勉強起來，覺得頭暈眼花，所以要他們扶著，怕的是一點不小心栽了勳斗。」媒人道：「這樣說，到是我來吵鬧了。」伍瓊芳道：「那裏話，像你老哥是求都求不來的。我們不必盡說閑話，那樁事到底怎麼樣了？」

媒人道：「一概說妥。黎大人起先還說是怕人家說話，兄弟說這更不要緊，要有閑話，自然有老伍承當；況且老伍又是撫臺的紅人兒，誰去多事，同他過不去？要論這個省份，又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，怕什麼呢？黎大人聽了，他就答應了。可是囑咐過的，不要請客，不要十分熱鬧。雖然不怕什麼，到底掩避點纔好。黎大人于下月二十八動身，現在還有四十多天，趕緊辦還來得及。」伍瓊芳聽他說完，不覺大悅，千恩萬謝，就像那受恩深重的樣子。伍瓊芳等到媒人走後，趕緊去買珠寶，打金器，凡早前那位太太的一概不用，並不是有所不忍，是因為不吉利的意思。

過了半個月，已是色色俱全，便揀了初三迎娶。請了一位候補同知盛濤，並一位試用知縣張春午做大賓，擇了午時發了轎，大吹大擂，竟到黎大人那邊去。黎府上毫無需索，轎子一直抬進上房，把轎夫攆了出來，另外有喜娘把新人扶出來上轎，頭上蓋著紅巾，卻並沒人看見。放了轎簾，一面招呼外面放鞭炮，一面招呼轎夫進來抬了起身，開鑼喝道，徑到伍公館裏來。

一路上看的人也不少，也有說伍瓊芳服還未滿，怎麼娶親的；也有說黎大人過於欺人的；也有說這個媒人真是嘴上要生療瘡的；也有說伍瓊芳活該倒霉的，議論紛紛。不多一回，早到了伍家門口。伍瓊芳早已預備了一掛十萬頭的喜鞭，在門口放個不了。約摸放完了，纔開了門，請了轎子進去，又細吹細打的扶了新人出來。

伍瓊芳是藍頂子、大花翎、朝珠、補褂、蟒袍、粉底皂靴，先站在上首，早有喜娘把新人扶到下首來。拜天地、拜花燭、參堂拜灶，鬧了一回，纔送入洞房。伍瓊芳又出來張羅那一班道喜的人，接著擺桌子開席，猜拳行令，鬧了個昏天黑地，卻沒有提起新人。有一位新到省的知州，是伍瓊芳的同鄉，他卻一定要去鬧新房，別的客也攔他不住，祇得跟了進去。還未到新房門口，喜娘早已走了出來，攔住了門口，手裏拿著黎大人的名片說：「我們大人交代的，擋諸位大老爺的駕，要是擋不住，要責備我們當喜娘的。請諸位大老爺原諒些。」這些人是乘興而來，倒碰了一鼻子灰。有幾個曉得的，就做好做歹的說了幾句，一齊同了出來，各自上轎回去。不到二更天，竟都一哄而散了。

伍瓊芳亦惟願他們早點散去，耳根清淨。送了客回來，便到新房裏來。新人已下了裝，伍瓊芳略略的看了一眼，相貌亦還下得去，就搭訕著先同老媽們說了幾句閑話。猛一抬頭，覺得新人向陰面那一邊臉上有點奇怪，伍瓊芳便站起來，湊著要去看，新人卻躲閃得靈便。伍瓊芳發急，祇得來問喜娘，喜娘說不曉得，就走過來，對著新人的耳朵說了幾句，新人也就不躲避了。

伍瓊芳仔細一看，大吃一驚：原來這位新人，自小兒這右嘴角上生瘡，請了一個外科醫生來治。這個外科是極有名的，又因為是黎大人的小姐，想格外巴結點，好等黎大人替他傳傳名，或是上塊匾，所以盡用的是些貴重藥，不上幾天，就結痂了。黎大人先就曉得這個瘡痂不輕，別的醫生來看過，要先借藥本四百塊洋錢，將來醫好，再聽憑黎大人酬謝。惟有這一位外科先生，沒有要先支錢，祇說等到好了一並酬謝。黎大人看了看這瘡，是十分已有九分好了，祇少落了痂，便算收了全功了。怕的這外科先生要錢，就借著幾句話翻了臉，一定要送他到縣裏去打板子。那外科先生四處托人求情，並請願把醫治小姐的藥費一概報效，算做贖罪。黎大人聽見他不要謝儀，心上不過是不肯拿錢出去，既是他不要，就是了，還要裝腔做勢，勒令他三天要把小姐醫得全好。

外科先生是恨透了，用了歹心，拈了一粒爛藥，替這位小姐上好，他便回家溜到別處去了。這位小姐的瘡從新爛起來，再去找

他，卻找不到他。沒有法子，又請別人，別人都說是比前更重，總要先支藥費五百塊配藥，纔能下手。黎大人舍不得錢，這些外科先生又恐怕也學了前頭那一位先生，不但沒有錢，還要打屁股，就都不肯來。祇害了五個月，這位小姐的嘴，直從嘴角直爛到耳根底下，爛了一大長條。後來又換了一個醫生，纔慢慢的收功。所以養在家裏，也沒有給他提親。後來黎大人要到四川去，帶著這畸形的女兒有點不便，又知道伍瓊芳家世也過的去，便叫人去提親，諒來伍瓊芳娶了過去，也不敢怎麼樣。他就說是有話說，將來不過準他娶一兩個妾罷了。這是以往從前的話。當下伍瓊芳曉得上了當，連忙走出來要找媒人，轎夫已喝醉了，外邊轎夫又喊不到，沒有法子，忍著一肚子悶氣，也不到新房裏去。

要知是夜伍瓊芳同黎小姐成親與否？且聽下回分解。